



# 秋色染古城

□ 张耀宇

从地图上看,景泰县南有寿鹿山,北依昌岭山,两道山系都是祁连山余脉,中间夹着一片平川叫作景泰川,我的家乡永泰古城就建在景泰川上。

晚秋的一个周日,阳光明媚。这座西北小城的天边,一朵朵棉花形状的白云,含羞绽放;南飞的大雁,在蔚蓝的天空中一字排开,伴随着一阵阵有节奏的“咕……咕咕……”飞向了温暖的南方。

一个月前,我和《永泰城志》编修组的白老师约定,要去永泰古城拍摄一些资料图片,却一直没有成行。择日不如撞日,随即联系了摄影师,我们一行四人驱车从景泰县城出发,一路向西,驶向永泰古城。经过寺滩乡九支村后,视野开阔,透过车窗看到有不少烽火台遗迹,白老师饶有兴趣地说:“三角形的叫尖尖墩,四方形的叫四方墩。两座相邻的就叫双墩。”有关烽火台的称谓,我还是第一次听说,长了知识。

过了二墩、头墩,古城越来越近了。突然看到国道338线左侧,新建了一条双车道的柏油路,延伸到了世行贷款甘肃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二期项目——景泰永泰古城子项目在建筑施工地。老远就看到新建的北城门前,有一座雕像高高伫立在戈壁荒漠上,好奇心驱使我们一行四人临

时改变了行程,前往施工地先睹为快。汽车沿着新公路行驶不到三分钟,停在了雕像前的小广场。走近这座清代名将岳钟琪的铜质雕像,只见骑在战马之上,手持冷兵器的大将军,身着盔甲,威武雄壮。目视这位从家乡永泰古城走出的历史人物,内心升腾起一种崇敬和自豪。一阵秋风吹来,不由得吟唐诗人王翰的《凉州词》: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?”顿然间,一股苍凉悲壮涌上心头。

从施工地出来后,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古城内的永泰小学。霜降过后,校舍内外的古树和花草植被,早已染上了秋色,唯有校园中央的那棵松树,依然保持着青翠;东北侧挂着铁钟的沙枣树,已历经了70多年风雨沧桑,树叶凋零后,露出了碗口粗的树干。白老师站在他和同龄的沙枣树下,拿起挂在老铁钟上的小铁锤,有节奏地敲了起来。

“铛……铛……”当熟悉的上课和下课的钟声响起,勾起了一行人对少年往事的回忆……

参观完学校内的陈设后,沿着古城村庄碎石铺设的主街道,来到了南城“永泰门”,古老厚重的土城墙头上,长满了灰蓬和一些无名小草,霜杀后变成了耐看的紫红色,抬眼望去甚是

壮观。午后阳光灿烂,天公作美,让拍摄图片资料之行,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南城门外的涝池边上,三五成群的游客,喜笑颜开地欣赏着秋日美景。涝池池水清澈见底,似一面透亮的明镜,蓝天白云倒映水中,一簇簇枯黄的芦苇草点缀其中,别有一番风情。

出了古城向东大约一公里就到了教场,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之上,一堵土墙和一个大土堆若隐若现。经历了四百多年风雨侵蚀的土墙被称作“靶墙”,专为古代将士练习射箭而修筑,呈梯子形状,这段残留的靶墙长10米左右。我是第一次踏入古城外的教场,之前老听人说起“教场子”这个地名,身临其境后,有一种放飞自我的感觉。戈壁滩上耐寒的植被,也日渐枯萎泛黄,和不远处的古城浑然一色,尽显秋天的壮美。当我真正走近靶墙,用手轻轻触摸先人用黄土和砂石粒夯筑而成的墙体时,仿佛穿越了时空,看到了古代将士西征时的金戈铁马,还有日复一日练兵备战时的群情激昂……

矗立在古城教场南面的靶墙,见证了冷兵器时代练兵场上的辉煌,无数个箭头射中的地方,看上去千疮百孔。透过历经风雨侵蚀裂开在墙体上的缝隙远远望去,大概向北300多米处,有一个大土墩,想来应该是点

将台了。

我们一行人迎着秋风,疾步向点将台方向走去。点将台位于教场中央,南面戈壁称之为上教场,北面的称之为下教场。昔日高耸的正方形土台,历经百年风雨摧残后,现已呈现出圆锥形,高七八米。登上点将台,举目四望,秋日的永泰古城显得越发壮观,广袤无垠的景泰川也染上了秋天的颜色;东侧排列整齐的碾转碾山,像极了正在接受检阅的一个个方阵,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;南面巍巍寿鹿山上的原始森林,青松翠柏,郁郁葱葱。

站在点将台上,由衷地叹服古代戍边将士的忠勇。眺望靶墙,脑海里闪现出“百步穿杨”这个成语,这该是对古代射箭高手的最好评价。翻阅历史资料,因为战争中骑兵的使用,于是射与骑的融合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形态,那就是骑射。古城教场的靶墙,在古代军事训练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当夕阳的余晖照在大地上,在返程中,看着渐行渐远的古城,心想,这戈壁大漠的秋风,不知吹散了多少或悲或喜的往事。四百多年来,古城历经风霜雨雪,而今,依然孤傲地踞踞景泰川,苍凉而不失厚重,张扬着一袭深邃的苍茫与恬静。

肃南的秋,有其独有的节奏和色彩。

这个小城的风物,如镶嵌在相框里的风景画,一帧帧、一幅幅,牵着我的眼眸,拴住我的心扉,痴迷沉醉。

祁连山秋来得早,似急性子的行者,步履节奏是紧凑的,停留时间也是短促的。今年,大概因闰月之故,加之气温偏高,秋天的脚步似乎稍稍放慢了点,留驻的时间也稍长些。

不必远行,走出家门,随意走走看看,就会心生一份欢喜。

肃南的秋,色彩是极丰富的,精神也是活泼的。

清秋含色远。秋色不空泛,不单调,随山势、气温在变。凉爽的秋风把天空擦洗得洁净透明,高远湛蓝。远处高耸的雪峰轮廓格外清晰,近处低矮的山峦也变幻得多彩迷离,山坡上大片枯黄的秋草与墨绿的云杉相间,肥壮的牛羊啃着饱满的秋草。若邂逅一场暮秋的雨,常常是高处落雪,低处下雨,有时连低处的峰顶也会略施粉黛,镶上一条银边儿。

县城南北山坡的树木经秋霜点染,各种色彩纷呈跳跃,淡黄、金黄、赭红、墨绿,一团团、一片片,或浓或淡,或深或浅,将秋天的况味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一场秋雨,一片草、一片树叶都显得分外明丽。最先懂秋的算是白桦了。几天的工夫,一洼白桦林在秋阳下明艳亮黄,簇拥着熠熠生辉的高大金轮,耀眼夺目。几簇红艳艳的黄刺,似燃烧的火炬。夹心滩公园临湖而生的几株白桦,树冠浓密,似落满了黄灿灿扇动翅膀的蝴蝶,单看已是美极了,可偏偏树影又倒映于湖水,摇曳生姿,朦胧迷离。紧随其后染上黄晕的便是公园临河处的一排落叶松,修长的身姿,似金黄的尖塔,端庄秀美。而最常见的杨树,它们或一两棵遗世独立而生;或成排成行,直刺天空;或成片成林,簇拥而长,一天一个样,渐次泛黄,有的已经完全金黄,像开了一树黄花;有的好似犹豫不决,在黄和绿之间徘

## 肃南清秋

□ 王延军

甸。县城滨河路景观带的榆叶梅、杏树、玫瑰的叶子,红、黄、绿、紫斑驳相杂,谱写着离别的诗篇。只有榆树依然顶着绿色的伞盖,垂柳还执拗着绿意,松柏固守着墨绿的本色,菊花不负秋光,凌霜绽放,算是暮秋最后的花事吧!

深秋水瘦。穿城而过的隆畅河一改夏日的湍急奔腾,清冽平缓,水落石出。水急处,低吟浅唱,如绸似带,闪闪亮亮,飘逸灵动,漂浮的落叶悠悠忽忽打着旋儿;水流平静处,如婉约清丽的女子,柔顺娴静。还有点缀在公园、村寨里的小湖,水平如镜,光洁白亮,澄澈见底,秋风微起,又荡起细细的波纹,单看亦是静谧美好,更有蓝天白云、远山近树、雪峰塔影、雕塑水车倒映湖面,天光水影,重重叠叠,真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,美得无法言说。

秋阳洒在林间,树叶簌簌飘落,轻舞飞扬,其声清晰入耳,那是对大地深情的眷顾,地上像铺满了黄金。孩子们踩在黄叶上,听着清脆的声响,像践踏时光的经络,绽放笑颜,满心欢喜,不时捡起一枚枚秋叶,端详生命的纹理,小心珍藏起生命的绚烂多彩……

春种夏长、秋收冬藏,乃四时之序,不疾不徐。

## 诗词二首

□ 张瑜

### 秋日陇上抒怀

金菊胡杨靛碧空,大河峻坂赏秋风。  
欣临铁骥驰疆日,窃喜丹霞溢美瞳。  
鹰隼飞巡关塞岭,琵琶奏响锦旗红。  
且将诗胆迎西照,一片赤诚始终。

### 唐多令·游黄河登兰州

紫燕悄然归。黄英点翠微。水车旋、细雨霏霏。鸢跃轻舟歌筏荡,清风起、漾秋池。

田亩换新衣。山川锦绣披。梦源头、活水淋漓。登顶截云诗壮酒,齐天地、共霞辉。

## 故乡的山路(外一首)

□ 何军雄

那些密密麻麻的山路  
蜿蜒曲折。伸向游子的心扉  
草木挡道,用一句乡音  
打通了一条路的通途  
就是这弯曲的山路,让故乡  
镌刻成一生的碑文  
山路,牵连着母亲的唠叨  
四季的变幻中,领悟  
和感受那个叫故乡的亲人

### 远去的时光

风是一道闪电。云雾撤退  
那些草木摇晃着  
在寂静的夜色里,攀爬  
远处,白霜肆意逼近  
裹住一个季节的弦音留声  
这烟火人间,悄然无息  
从一截时光的隐晦里穿过  
日光白描,盖住一株庄稼  
沿山间而过的一股风  
吹弯了一个老农的腰身



黄河水车

〔油画〕

桑吉才让 作

# 百花

第3278期

## 阳川辣椒

□ 张胜荣

阳川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,气候温暖光照时间长,加之葫芦河水的滋养,土地肥沃,非常适宜种植瓜果蔬菜。在我小的时候,家家有个小菜园,辣椒、茄子、西葫芦、黄瓜、西瓜,应有尽有。小菜园除自家吃外,多余的瓜果蔬菜亦可拿去集市卖。

我家菜园里主种辣椒。辣椒从六月麦上场时开始吃起,一直吃到冬天。六月吃炒青椒,秋来吃辣子酱,冬天吃腌辣椒,至于辣子面常年都吃。我和哥哥最爱吃炒青椒,翠绿的辣椒洗净切成圈儿,在清油锅里爆炒一通,调一勺盐撒一撮五香粉,最简单的食材就能做出最美味的佳肴。夹在刚出锅的热饼子里,吃得满嘴冒火吸溜吸溜直哈气,嘴巴依然不停歇,那叫一个越吃越香辣得过瘾!辣极了,猛灌一气凉水浇浇火烫的舌头,接着继续吃继续吸溜哈气……

辣子酱因为放了油、盐、甜面酱、花生仁和芝麻之类更香醇。拣红辣椒洗净,控干水分剁成小丁,锅里倒入充足的胡麻油,将辣椒丁倒锅里翻炒一会儿,加入甜面酱、花生仁、白芝麻、盐和五味调和,用小火慢慢炒,等炒干水分装盘即可,夹馍和下饭都非常好吃。每年霜冻后,经霜打的辣椒个个蔫头耷脑地挂在辣椒枝上,我妈会连辣椒秧一块拔了拉回家,将蔫辣椒摘下来做成腌辣椒,腌辣椒只放盐、花椒、大香和凉开水,能解馋下饭。我嫂子学了一种新做法,按比例加了油、盐、酱、醋、糖、蒜瓣和生姜腌制辣椒,因为加了充足的佐料,味道更胜一筹。虎皮辣椒也是我们的最爱,青椒去蒂去籽,锅内倒少许油用小火煸炒至两面金黄盛出,锅内再倒油将蒜蓉、生姜末和豆豉炒香,放入煸炒好的辣椒,淋入加了盐、老抽、生抽、陈醋的淀粉水,

炒一分钟即可装盘。

最有意思的是串红辣椒。辣椒红了的时候,我会用大头针穿上细麻绳将辣椒把儿上一根根穿过去,辣椒们像一个个音符整齐地排列在绳子上,就是串得太多。我妈又教给我一种串法,三五根辣椒绑一撮,再三五根绑一撮,按十字形将一撮一撮的辣椒叠串起来。成串的辣椒串像红红的炮仗挂满屋檐下的墙上,把农家的生活映得红红火火。等冬闲时,风干的辣椒串就可以加工辣椒面了,做前最好在热油锅炕一炕,用石臼捣碎,或用小石磨磨成辣椒面。我家的小石磨是大舅做的,直径一尺,上下两扇各有三寸来厚,上扇侧面镶嵌一小手柄,推起来轻巧灵活,半个村庄的人都在用。

记忆中的冬天,小石磨就像唱着一首歌,“楞楞楞……楞楞楞……”响个不停。

## 永靖故事(散文诗)

□ 李萍

黄昏在人间打开,激浪无法抗拒,洒开永靖的云彩。

镜头下的刘家峡与太极岛,霞光辉映,在风中言说故事。

水面宁静,呼应着晚霞,一束光打开,一朵朵故事打开,人间诗话的主题是永靖。

打开的五彩缤纷,打开的云朵,打开的姿势,都给了永靖天空。

忽而,一团团色彩喷薄而出,霞光万丈或云蒸霞蔚。

永靖诗意的景致如雨,一滴一滴落下,如霞光如夜晚的到来。

夏荷盛开,永靖,一泻千里地拥抱夏日的情愫与故事。

故事很长又很短,有蜻蜓也有晚霞。一切在还原,晚霞里的故事便开启盛大。

一只只蜻蜓,蓝色的蜻蜓在雕琢更美更深的蓝色。蓝色的黄河,蓝色的阳光,蓝色的永靖。

其实,夏荷除了蜻蜓,还有别的。比如蛙鸣,比如光影里的万水千山,比如刻骨的思念与痛。

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……

蜻蜓飞走又飞回,一枝荷亭亭玉立,几百枝荷亭亭玉立,几千枝荷亭亭玉立成故事,在讲述。

满塘夏荷,幽香暗袭暗喜。喧嚣是故事,寂静也是故事,相对无言也是故事,都是永靖的故事。

雨来风来,雨走风走。连连是荷叶,亭亭是荷花。荷依然荷塘依然故事依然。

一枝荷顶着烈日,饮下所有荷的目光。来来回回,温柔以待是游记,是散文诗。

还有一荷,在确认眼神。风过,倩影摇曳。浮光掠影与荷翩跹依然,等候,守望!何以故?风无语,不言不语。

“荷因夏而开,夏因荷而美。所有关于夏天的文案,都抵不过雨后满池的荷花盛开”。

还有词语在盛开!  
一切在盛开!

某个夏日清晨,外地的作家诗人被一棵棵饱满的梧桐树吸引,她们惊讶叶子的茂盛与好看的树形。她们想不到永靖还有那样夺目的梧桐树。

其实,除了梧桐树,还有银杏树和海棠树。

在夏天的那个傍晚,我依稀看到了一颗颗挂在叶间的泡桐果果,还有红红的大海棠。

盛夏最美的时日,我的秋语却写在梧桐叶上,一闪一闪。

慰藉时光的飞速与苍老,被翻出来晾晒。永靖的飞速发展美好,是一枚果果。

一枚梧桐叶默默掉落在草尖上,挑着不日到来的秋霜,也挑着日子的反反复复。

依稀的一枚枚梧桐果,或三三两两或顾影自怜,读取风的宠爱。

永靖很美,奔赴的很多借口和理由成诗句。

无孔不入的思念,很多时候占领着关于刘家峡的一切。

浓绿映出暖黄与很多时候的难舍难分,认真挂在脸颊,如风中的梧桐果……

四

蓝色黄河吸引天鹅的奔赴,一年又一年。夏日的黄河与洮河说着情话,说着清澈与浑黄,也说着三河口的天鹅。

我听得也听得懂那些情话,它们说天鹅会如期归来。

这几年,黄河湿地栖息的天鹅飞去又归来。数九寒天因为天鹅,热闹又活泼。

天鹅优雅了诗与浪漫,唯美一个个晨昏。

我是旁观者,盯着一张张翩翩起舞的天鹅照片,心底的向往润开,没有去想关于邂逅与重逢。

一个约定被风成全,天鹅的分分秒秒与芦苇彼此镌刻,洁白、孤傲、圣洁写满无言诗。

或游或走或立或卧,或奔或翔或闹或嬉,黄昏情不自禁,羡慕天鹅的自由与浪漫。

春水流。黄河在永靖拐了个弯。向西向西,而后向东入海。于是,永靖的黄河与天鹅有着着海的情怀。

日子踏波而行,一条条一行行水迹划开岁月,如同划开一个个讲述,那是永靖的如梦令!

永靖的灵魂在山河里,成为一帧剪影。

一幅和谐实景图:碧波、芦苇、蓝天、云朵、天鹅,在永靖言说水天一色,言说生命的底色。

感动时光的画面美哭了一些人,风热泪盈眶,字词句热泪盈眶。天鹅飞去又飞回……